

程

說文解字通論下卷第三十五

繫傳三十五

文林郎守祕書省校書郎臣徐鍇撰

昔在太素清濁既敘三光宣其精五行播其形參居鼎
 次亦各有成人者天地之化也力與天地並故於文一
 偶二為三天地之和人實敘之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詞
 之繹矣民之莫矣人與天地同功故亟

成故於文一一人口又為亟又手也

本性也樂則思散越之故曰烏烏之聲樂鍾鼓管磬所
 以飾喜也故於文口豈為喜

豈箸竹樹反陳樂立而上見也

喜

小言之曰喜大言之曰樂獨言之曰

亟

哀樂者萬物之

喜衆言之曰樂樂者出於人心布之於管弦也
樂彌廣則備鼓鼙故於文木𦉳為樂白象鼓形
似台字蓋象鼓形非白黑字𦉳左右之應棟也應
和也棟引也小鼓挂在大鼓之旁為引為和也夏
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樹鼓也𦉳在木上足之
樹之之象也鼓者器之最大者也樂主於喜喜生於仁
鼓東方之象也故二月女夷擊鼓以司天和春分之音
也仁之聲也萬物之始生也故樂字象鼓也鍾者金也
金斷而有制樂而無節則亂故以金斷制之太元曰庚
斷甲庚金也義也甲木也仁也庚斷甲義斷仁也書曰
笙鏞以間言間隔其聲為之曲折之句也詩曰既和且
平依我磬聲磬石也石有廉隅聲實而墜切而詣故以
磬為之準也立春則萬物畢出熙熙然汎汎然若將過
溢焉至秋皆合於節制也金秋也文王受命始為靈臺

萬民悅之故其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人民喜之也
又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不日猶言不及浹日也無風
雨之暴以沮之天喜之也又曰麇鹿攸伏白鳥嚮嚮於
叔魚躍鳥獸喜之也文王諸侯也民物皆喜而從之將
有僭擬之事矣王於是乎作辟雍以教之為鼓鞀以和
之擊金石以節之明臣節也故其詩曰於倫鼓鐘於樂
辟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論者倫也言於是人心有倫
理乎此辟廡也故曰小而言之曰喜大而言
之曰樂又喜者主於心樂者無所不被也
彌小也悅猶說也拭也解脫也若人心有鬱結能解釋
之也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傳
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本非無悶
已而心悅之也春秋傳曰殺子叢以悅行事有失以此
自解說之自開釋其心也又曰公孫強獻白鴈曹伯陽



者悅

悅之未形於言也故於文心允為悅易曰兌說也決也
心有不快忽自開決也詩曰蟋蟀掘閱掘閱者蟋蟀之
掘土使解悶也

說

口詩曰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

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舞從足不知
者不自覺知也手足之煩不可久故形於金石君子無
故不徹縣也故曰悅主於心悅而不已見於貌見於貌
為喜喜而不已發於聲故曰歌聲之不足以盡故成於
詠詠者長言之也配之於詩也詠之不足則舞之蹈之
故於文舛無為舞無舞聲也舛兩足左右也兩足左右
蹈厲之也又無者廡也舞者巾袖繁廡也周禮有人舞
帔舞也或曰手舞足蹈舞何以獨從足也曰略其可知
也心見於貌貌化於口口聲於言言飾於詞詞宣於手
手及於足由中以出自上而下足猶蹈之手可知矣故

略之也或曰喜之言何也曰喜語也披也人心之悅
則其面目粹然而變矣及其喜也語然面目皆披釋

怒

怒者恚也武也春秋傳曰奮其武怒又努也若

曰伏而喜仰而怒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孟子曰武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心有所恚突然而發無所漸也
武王怒不為暴退而整其旅故能安天下之民此君子
之怒申舟為戮於宋楚莊王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
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不及納屨而走
故不能成霸中國釋宋而歸師徒已因此小人之怒也
怒當以心節之故於文

怒

哀者閔也閔痛之形於

心奴為怒奴怒聲也
衣哀聲也狀其聲也人有所痛聲自然而出無復思慮
此天性也故取法焉莊子曰強悲者雖哭不哀魯哀

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哀孔子對曰宗廟之中仰視椁椁俯察几筵其物具在其人已亡以此思哀哀可知矣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此文王之哀也桓魋奔宋宋公閉門泣之目盡腫此亂君之哀也

泣

哭無聲曰泣泣哭之細也微子過於殷墟欲哭則不可欲泣則以其似婦人故於文水立為泣

泣

悲者亦痛也在內故於文心非為悲非悲聲也又心之所非則悲矣淮南曰得之則喜失之則

悲

悲者惠也心悉之欲惠之也詩曰視爾如蒞貽我握椒故於文心无為悉无悉聲歛食氣

逆不得息曰悉人有所愛急食之則氣擁悉也心有所悉亦如之也又悉呬也氣咽也詩曰如彼逝風亦孔之

悉向風而行則悉噉也故從悉今人氣擁則噉也今

文悉加文文悉聲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

豈無他人悉慕亦悉也悉在內而慕在外慕猶

而思之也

慕

模也習也愛而習翫模範之也史

記曰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以其名為名常模範

之是也於文心莫為慕莫慕聲也莫本音慕也莫亦模

也愛者直愛之而已無所

放也禮曰愛之斯錄之也

慕

好者好也好上聲愛而不

滯有所好則愛而不釋也小子之性亦然好附著者也

故於文女子為好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傳曰生好物

也未有輕而

捨其生者

好

好物者控搏之好學者亦不捨也

未有輕而迫死地也亞者

醜也故於文心亞為惡也

惡

欲者貪欲也欲之言

曰人之所惡其氣焰以取之書曰無若火始焰焰言人抑其欲若火之初發乍起乍伏進退之時也又曰天生烝民有欲無主乃亂言君牧民救其欲也六韜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故於文欠谷為欲欠者開口也谷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故於文欠谷為欲欠者開口也谷聲

欲 多才曰賢賢者賢臣也取者執事也貝者貨聲

也可以為用而寶之故曰財賢者亦用而寶之故於文貝取為賢取者臣執事也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外傳曰趙簡子問於王孫圉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歲矣對曰楚之所寶觀射父左史倚相白珩先王之玩也非寶也

取 愚者戇也戇猶蠢也無所施為也愚之言寓也無所為若寄寓然也

愚屬獸之愚者猿猴之類是也愚者之心似之故於文禺心為愚傳曰蟲莫智於龍莊子曰鳥莫智於鸚鵡驢不稱其力而稱其德由是言之則獸有愚智者也古之愚

也直故曰蠢愚蠢猶蠢若蠢物直春之無回慮故於文心春為蠢春亦聲周禮三宥一宥曰蠢愚賢者猶有過舉況在於愚故其過失所當宥之也今之愚也詐謂反覆回沈以行詐故殺之不以聽也

愚 勇氣也力也勇者用也供用之謂勇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勇而不義亂也非勇也再有用牙刺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也夫子力翹門開不以力聞夾谷之會威攝大國可謂勇矣故於文甬力為勇甬勇聲也

甬 古文心甬為勇主於義士

不 多畏曰怯怯脅也為人以威脅之不尚力也

能 能動也犬性警而多畏驚犬之見猛獸垂尾而不能去故為文

犬 或心去為怯

犬去為怯去怯亦聲也

怯 怯主於心也

敬者肅也於文苟支為敬苟者亟也自急救也支者執

事也魏絳曰軍師不武

敬

恭亦肅也於文共心為

執事不敬罪孰大焉 恭共恭也共恭亦聲也語曰恭在兒敬在心洪範兒曰

恭書曰接下思恭恭者取其供用敬者取其自警故曰

恭在貌敬在心或曰敬在心何以從支恭在貌何以從

心曰恭者龔慤其事釋曰見恭者貌行恭者心儻恭不

敬

由於心則幾於蘧蔭矣嫌其在貌故從心敬者自儆嫌

其慤於心而已故從支支以執事也君子之心貌當相

副所謂在貌在心有多少之差尔恭 肅執事振

不得離心敬不得無用錯舉而名也

肅

敬為肅故於文肅肅為肅肅執事也肅深也回流也

尔雅曰振者拭也亦振勵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肅之意也肅之為言夙也早也恒夙興也言

日之早萬物莫不肅然孫子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又肅之言束也自申束也 慎者謹也慎之言身也恒存於身也故於

文心茲為慈慈之言字養之也茲亦慈聲也 慎

慎

古文申束也 慎者謹也慎之言身也恒存於身也故於

安下之詞故曰養老慈幼茲者滋廣也故於 志

志

直心而已心有所之為志詩者志之所之也天下

之人其志不同各有所之也故於文心之為志也

見之於外曰意季子佩寶劍見於徐君徐君欲

而不言情見於色此意也故於文心音為意意

猶抑也含其言欲出而抑之古詩曰盈盈一水間脈脈

不得語此畜意也楚詞曰蓄怨兮積思心煩愴兮忘食

事願一見兮導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愒而歸不得見兮我心悲倚結軫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抗慨絕兮不得中脊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意之謂也又心音者察音以知其心也

𠄎

出於口為

言言行君子之所慎也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唯君子能言滿天下無口過孔子曰余欲無言也故於文口卒為言卒愆也言出禍入直言曰言無委曲故深戒之也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書曰朕言

𠄎

論難曰語語者午也言交午也故於文言吾為語詩曰于

時言言于時語語吾語聲也言者直言語者相應答也易曰亂之作也則言語以為階階漸也起於言漸至於語也

𠄎

詞者音內而言外在音之內在言之外也何也

皆詞也語之助也詩曰惟此文王又曰在城闕兮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書曰曰雨曰霽詩曰今我來斯皆詞也聲成文曰音此詞直音內之助聲不出於音故曰音之內聲成文之內一助聲也言之外者直言曰言又一字曰言惟思曰兮斯之類皆在句之外為助楚詞曰魂兮歸來些些亦詞也在句之外也故曰音之內言之外為詞故於文司言為詞司者臣主事於外也

𠄎

辭者訟也所以理也鬲者亂也亂理也於文

理之也傳曰兵作於外為寇於內為亂也辛者

辜也鬲辛猶理辜也呂刑曰明清于單辭又單穆公曰告以文辭董之以武師又孔子曰晉為霸鄭

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也哉又晉趙盾伐邾欲立邾捷留率車八百乘以伐入國邾人拒之曰齊出獲且長

趙盾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去之詩曰詞之繹矣民之
 輯矣詞之莫矣民之憚矣又屈原雖放忠厚之至猶欲
 進言以救其國亂楚人錄其意謂之楚辭辭之言攷也
 攷攷為辭也詩曰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
 其耳故楚辭之文下諷上也周公之作大誥上提其下
 之耳也或曰辭達而已矣楚辭何為其豔也曰是非知
 之之言也玉之在佩必合於宮商君子之言必成於文
 天何言哉星辰粲焉雲霞蔚焉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楚
 人之俗剽而疾險而激其艸木也秀而麗其君子也炳
 而潔故因其俗以諷之使至於道也君子之文因麗以
 導其質故味而逾實故雖麗而無害也小人之文反質
 以行其麗故味而逾虛故雖質而無救也此深淺之分
 厚薄之別

辭 籀文 司為辭司

司 應和難詰

焉可同也 **辭** 者主於理亂也 **司** 首尾以終

其事曰論論倫也同歸而殊塗一致而

百慮語各有倫而同歸於理也倫理也 **論** 著於心

性曰志志有所牽曰思思絲也猶物之牽挽也

於文心函為思函人之頭函信也函通氣也 **思**

思有所圖曰慮慮猶縷也如絲之有縷 **慮** 憂者愁

以成文也故於文思疋為慮疋慮聲也 **慮** 也傳曰

痛心疾首詩曰維憂用老故於文心頁為思頁首也心

思則髮白顏回思慮聖道心思而髮白謝莊繫刑一宿

髮盡白 **思** 今文思從父和之利也詩曰布政優優

思生也 **思** 優和也書曰臯陶邁種德邁行也行布

其德也和氣亦行也和緩行遲故 **思** 患憂之深也

從父父者足有物曳之行遲 **思** 有患必憂患

之言貫也貫於心也憂者幽也子州支父有幽憂之病

未任治天下是也憂之來幽幽然沉滯也患者慣也急

慣人心也語曰擇福莫若重擇患莫若輕患關人心故於文心上串為患也重患也傳曰猶有患焉不早除之

至於重累乃為患也魏武帝詩曰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此憂患也

心曰曰為患 **患** 又心門也為患門患之聲 **患** 古文 **患** 也非者慣也關者心也 **患**

洗心曰齋齋戒潔也於文示齊為齋 **齋** 籀文齋從 **齋** 示明也祇也齊者萬物之潔齊也 **齋** 籀省齋禱

也齋心以禱也子曰丑之禱久矣能 **齋** 防患曰戒 **齋** 潔其心神據之也子所慎齋戰疾也 **齋** 戒警也書

曰儆戒無虞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莊子曰寇莫憐於陰 **戒** 防患曰戒 **戒** 陽而鎔鈇為下義者金也金兵戈也以義斷情欲為戒

若藥家之用甘草為國老大黃為 **戒** 諫者問也君將軍是也故於文以持戈為戒 **戒** 所謂否而有

可焉臣獻其可以間隔之也猶白黑相間以成文也故 **諫** 於文言東為諫東者分別也能分別善惡以陳於君也

太史克之對魯宣公是也惟聖人能納諫官公 **諫** 中庸以下里克能諫以止之此諫之善者也 **諫**

諂者陷也陷君於惡也始則陷於人陷於 **諂** 又言人者必及其身故於文言自為諂自陷也 **諂** 閻為

調閻諂 **諂** 諛者言如物之腴也腴鳥獸腹之甘美 **諂** 聲也 **諂** 者也諛者必以甘言入於君而已故莊

子謂之導諛焉諂言求進而有陷於 **諛** 諛者諛也 **諛** 人也故於文言與為諛與諛聲也 **諛** 論語公伯

寮愬子路於季孫誣告之也意主於害人者也諛者 **諛** 也若簪之箸物切至也故易曰勿疑朋盍簪蓋合也簪

諛也簪猶諛也故 **諛** 佞者巧諂高才也祝鮀之佞 **諛** 於文言替為諛 **諛** 有有才者也有小才不以正道

近其君曰佞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媚愛其君惟
順德而已小慈大慈賊也老子謂陽朱曰彼其小言盡
人毒也佞者女子之
仁故於文女仁為佞

佞

恩者因也有所因也故於
文心因為恩因亦聲也

讎

讎者怨也害起於微也易曰亂之興也則言語
以為階詩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言必讒也故

於文言讎為讎讎者鳥之雙也人之讎怨不顧禮義者
則如禽鳥之為也兩怒而有言在其間必溢惡之言也
若禽鳥之聲也詭蠡之對公孫雉曰吾雖覷然人面其
猶鳥獸孰知是譏譏者乎讎怨之謂也讎亦讎之聲也
善者吉也美也繕也若物之已繕治者也文子
曰聽善言便計愚者知悅之故於文言羊為善
羊者美物也語曰爾愛其羊
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

讎

善者吉也美也繕也若物之已繕治者也文子

善

易曰出其言善干
里之外應之故善

從二
言 **善** 齊栢公謂敵正之鄉人曰至德不
孤善言必三故古善亦或從三言
篆文善從一言一壹也吉也傳曰一言而善也否者
不也否音痞也心有不可口必言之故於文口不為否

善

善

說文解字通論下卷第三十五

說文解字祛妄第三十六

繫傳三十六

文林郎守祕書省校書郎臣徐鍇撰

說文之學久矣其說有不可得而詳者通識君子所宜詳而論之楚夏殊音方俗異語六書之內形聲居多其會意之字學者不了鄙近傳寫多妄加聲字篤論之士所宜隱括而李陽冰隨而譏之以為己力不亦誣乎自切韻玉篇之興說文之學湮廢泯沒能省讀者不能二三弃本逐末乃至於此沮誦逾遠許慎不作世之知者有可以振之可也前代學者所譏文字蓋亦有矣中興書闕不可得盡此蓋作者之冠冕而後來之妄故臣

今略記所憶

導

說文云導禾司馬相如曰導一莖

作祛妄篇 禾也故光武詔曰非徒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禾名乃引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觥共抵之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觥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馮信此皆之推之言也臣錯以為導訓擇治乃從寸故漢書有導官字不從禾也相如云導一莖六穗於庖猶言此禾也則有一莖六穗在庖此犧也則有雙觥共抵之獸雖今之作者對屬之當何以過此况在古乎上句未有於庖字乃云禾一莖六穗於庖下句未有之獸字所以云犧雙觥共抵之獸猶言殺此雙觥共抵之獸交互對之尔若依之推云

導擇也則是擇一莖六穗於庖麟雙觥共抵之獸非徒

鄙陋乃不成文豈相如之意哉屬對允愜文字相避近

自陳隨介封禪書又云招翠黃乘於沼鬼神接

靈園賓於閒館如此者不可勝數豈鄙拙乎

陽冰曰弋質也天地既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故一

二三皆從弋臣錯以為弋之訓質蒼雅未聞既云天地

既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乃從弋則一

二之時形質未成何得從弋其謬甚矣

毒聲陽冰云從山母出地之盛從土土可制毒非取毒

聲毒烏代反臣錯按顏師古注漢書毒音與毒同是古

有此音豈得非聲母何得為出地之

盛方說毒而言土可制毒為不類矣

云斷草籀文從手陽冰云斫折各異斫自斫折人手折

之臣錯按古字令長長皆同用自毀為壞人毀為壞

毒

說文從中

斫

說文

音恠字亦不異衣服為衣被此衣為衣去聲亦復不殊自折人折何可遽異此為謬矣



說文

從足各聲臣錯以為古之音字或與今殊蓋亦不甚切或多聲字可言各者路各別之意陽水云非各聲從足

輅省臣今按周禮車輅字多借路字然則先有路字後有輅字不得云路從輅省也



說文云樂

竹管以和衆聲從品侖侖理也陽水云從人用八古集字品象衆竅蓋集衆管如冊之形而置竅尔臣錯按詩

左手執龠是龠以和樂也又曰於論鼓鍾注云論倫也品實三口象龠三管於義何害何必妄拆侖字也



說文云擻也倒八一為羊八二為羊言稍甚也陽水云干一為羊臣錯以為擻稍密深也故云

八一為干八二為羊二重深也何必須言干一為羊欲作何訓乎



說文云從白自白交省聲

此疑脫陽水語

臣錯曰白持也人身頸胷皆關節要害所以自秉持其身猶竹木之節交要實聲許不言象形此義明了不可

強以為形故也陽水所見為淺近焉



說文從又從口目闕陽水云從𠂔𠂔予也口器也又手也手持器為求之於人人與之也臣錯以為陽水

之言𠂔音夷以此為與是強名也此義亦疏



說文云剥獸謂之皮從又為省聲李云從又持皮擔然臣錯以為剥獸之皮則又為手以剥皮剥皮所以飾物

豈空持之而已萬物皆可



說文云鳥之短尾物名陽水云鳥之總稱

以持豈獨皮而持之乎 尔雅長尾而從佳知非短尾之稱臣錯以為本注當言亦總名脫亦一字尔不然者許慎豈如此之疏乎



說文車小謹也從么省少才見少亦聲陽水云墨斗中形象車軸頭車墨之形上畫平引不從

中也臣錯以為以車為墨



說文小也象子初生

斗其義無取安得不從中
也重么為么蒙昧之象也會意非象形臣錯按介



說文云闕也從車引而止之陽冰云車前重不

則毛詩狼跋其胡載鼈其尾字言狼進則躐其胡退則

主於車也



說文云刃刀之堅利處象有刃之形

陽冰妄矣
會意臣錯以為刃在刀前即是象形縱



說文曰

使以一示其處即為指事非會意也
陽冰云謂之草非也臣錯以為竹類於草近於木遠令

非木非草復是



說文曰豆之豐滿者象形陽冰

何物陽冰之妄



說文曰血祭所獻也從皿一血

為象豆滿形足
矣山是何義乎
身之血無可以象故象血在此但見於器若言一聲



則惟有血在此但見器介豈關血乎陽冰此義最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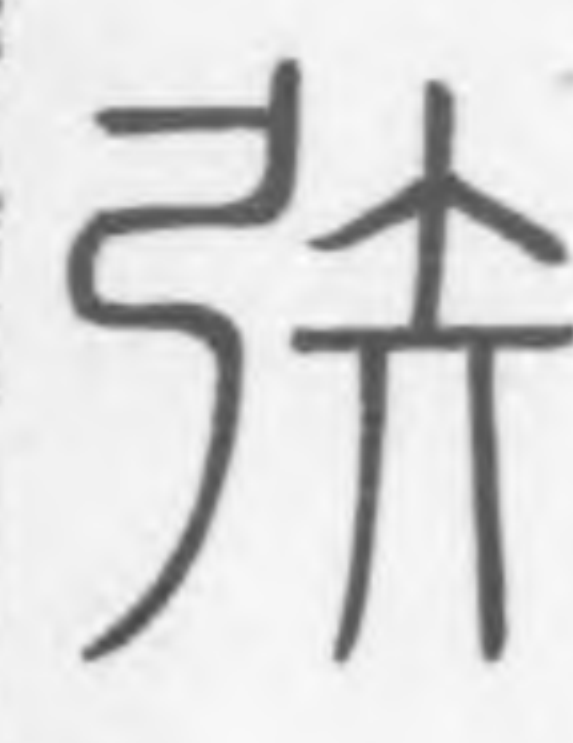
下流亦不上出



說文云合也從入一象三合

象形非會意
而成乎億萬入者集之初故從入從一臣錯以為集合

集者象眾集豈言



說文云詞也從矢引省聲矢

頡作字無形象者則取音以為之訓矢引則為矧其類
 往往而有之矣字是也臣錯以為周禮六書無形象者
 莫過聲字則取法於耳又尔字則取象氣散皆有以象
 之不尔則會意亦虛象也今言矢引為矧在左右皆音
 六書所未聞六書之中欲附何處若有全以
 音為字則是七書不得言六書此淺俗之甚

云從少下象根陽冰云象木之形木者五行之一豈取
 象於岫乎臣錯案周易云百果草木皆甲坼是草木同
 言甲坼少甲坼之象合抱之木

生於豪末木象於少何足非乎

將生枝也一地也陽冰曰才木之幹也木體枝上曲今
 去其枝但有槎枿臣錯按古人多以此為才始若云材
 木為良材者將節目

盡去豈存其槎枿乎

日 說文曰陽精不虧從口一
 陽冰云古人正園象日形

十 說文云草木之
 初也從一貫一

其中一點象鳥非口一蓋篆籀方其外引其點尔臣錯
 云無妨古文自有日中作鳥者日中含一不足致譏也

齊 說文云禾麥吐穗上平象形陽冰云二物相竝
 乃知齊平臣錯以為上三物相齊不勞其下更

為二字二實地

米 說文云穰粟實也象禾實之形
 陽冰云象在穗上之形臣錯以

為天降嘉穀一稔二米此象稔穀坼開米出見也
 米者已去稔裏之名若穗上則粟穀矣陽冰為妄

上 說文云象菽生形陽冰云父之弟為叔從上小
 言其尊行居上而已小也臣錯以為菽有歧蔓

此上象之叔者長幼之名叔猶季也叔之言蹇也蹇退
 也在後之稱又夫之弟為叔叔並幼小之名父之弟古

為季父叔父是叔與季同義今單言叔父為叔淺近
 之言非可引證且尊行在上而已小者非徒叔父也

弔

說文云古者葬之中野以弓驅禽獸人遇弓為弔陽冰云弔從二人往返相弔問之義臣錯以

為相弔所以哀人之疾也一人弔一人若二人相弔問則須二人俱有故乃得用此弔字不亦迂乎

𦘒

說文云從衣虫省聲形陽冰云從衣中口非虫省臣錯以為虫音丑善反豈得不為哀之聲不

知陽冰

𦘓

說文云人無髮也從禾王育說蒼頡出所謂也見禿人伏禾中未知其審陽冰云從穆

省聲臣錯以為禾有實梢垂如禿者髮種種然記伏禾中者博異聞爾從穆而省無乃臆說

𦘔

說文云張口气語也象氣從人上出之形陽冰云上象人開口下象气昨從人所謂欠去許氏擅改作君無所

據也臣錯以為陽冰作元蓋按李斯等篆古文多互體雖有從一者其下亦是人字且人之欠去气竝上出不

下流安得氣在口下陽冰在許慎之後所見雖

𦘕

博猶應不及於慎今之所說無乃偏執之論乎說文如此陽冰云覓當作覓臣錯按李斯書實如陽冰

所作然陽冰不了其義許慎言其所由李斯小篆所異者少李斯隨事書之筆

𦘖

說文云象𦘗相合分之形陽冰云𦘗字從𦘗而

力微變未足譏評也生一重為𦘗二為𦘘三為𦘙臣錯以

𦘚

說文從兀從𦘛從倒

為𦘛自瑞信自自堆自不相因也亡陽冰云非倒亡聲倒亡不亡也臣錯以為說文傳寫

實多聲字非慎之過陽冰非所致譏又陽冰作𦘜與許

小異竝如頁

𦘝

說文獸長脊行𦘞也陽冰云從字解中也肉力臣錯以為此象長脊陽冰以

為猛獸妄云肉力且無足之蟲亦謂之𦘞豈是力乎

𦘞

古法字陽冰云注一所以驅人之正臣錯

以為上人為八字非人字此
人正可介人音集不得言人
狀 陽冰云象形之中
犬字象似文之尤

者故狀從犬臣錯以為犬動止多狀曉人之意人
所易審故狀從犬若陽冰之言迂闊而無當也



說文九州地之高者從重川為州陽冰云三川
為州臣錯以為水中可居曰州九州之義在水

之上其州高處亦復有水故重川之
言允矣若云川與州為聲何必三乎
人 說文云象
水凝冰形

陽冰云象冰裂之形臣錯以為冰之初結其狀
如此豈有不象冰之結而象其隙罅其妄甚矣
龍

說文象肉飛之形陽冰云右旁反半弱象天矯飛騰形
臣錯以為肉飛自可三則其鬣鬣豈有反半弱反弱則

是不弱矣何
非 說文云背違也從飛下兩翅取其
得天矯乎 相背陽冰云兩手相背也臣錯以

為兩翅自可相背不
必從曰此亦異體也
直 說文正見也故從十目
陽冰曰正視難見故從

音隱臣錯曰正直為直者能
見其曲隱處陽冰所言妄矣
率 說文捕鳥畢也
象絲罔上下其

竿柄也陽冰云率車也玄牽省系系相牽之義入集也
八八象象也十人也作捕鳥之具許氏誤用臣錯以

為介雅紼紼也率古蓋同安得非畢
岡陽冰云車未見此訓餘亦臆說
土 說文二象
地之下地

之中一物出也陽冰云土數五成數十取成數下一地
也臣錯以為士字從十從一陽冰無異義今云土字從

十一則士字復何
以處之其妄甚矣
卯 說文從留省從土土所以止
此與在同意陽冰云從卯卯

時人不卧臣錯以為人君未明求衣昧旦不顯卿士
當夙夜浚明庶人宵興日出而作豈至卯時方起乎

封

說文爵諸侯之土從之土寸寸其制度陽冰云從古文圭古文圭從半一之下土音皇非封臣

錯以為之者受命而往各之其國土也圭音皇字之土兩字合之封字之土寸三字合之較然有分非所譏也

金

說文從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上古文陽冰云當作金許慎金體非臣

錯以為金古文今古篆如此

金為正體陽冰合之妄矣

与

說文挹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

陽冰云古文不從屈一之體並從勺勺一為勺二為勺一少也二漸多也兩均之義許氏因俗輩云一勺為與

便謂中畫屈一則與與字同部又云包同意此正勺也

豈得為同意哉移入勺部之略反大小篆勺如此許氏

引如此臣錯以為勺一勺也禮云今夫海一勺水之多

實少也與包同意則勺外之勺與勺蓋不相遠與陽冰

之勺所異者微

無足致議也

与

說文賜予也一勺為與與予皆同陽冰云中畫盤屈兩頭各鉤

物有交互相與之義與互同意許云一勺甚涉迂誕與

屈中為虫何殊臣錯以為勺取也謂挹取而與之一而

與之無或二三也言與則直與爾何必交互乃

為相與雖篆有今古筆有省便義無踰於慎也

与

說文酋矛也象形陽冰作串然無所說臣錯以為矛戟

之字直如許慎所作一其柄也上其首也亦其枝

也其建衣也陽冰所作串本出蟲賊字蟲字上非矛

字亦不成文中一直象苗之莖弓象蟲緣繞自下而上

食其葉端今人見此因

書矛戟字與之同妄矣

与

說文蛇食象形陽冰云從巳中一不合次已下

臣錯以為已亦屈伸

可象巳蛇陽冰妄矣

与

說文云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陽冰云從午象人

兩手把干立庚庚然史記大橫庚庚是也臣錯按史記漢文帝卜得兆正橫其繇曰大橫庚庚然則庚庚橫貌也木實亦橫箸樹陽水云兩手把干立為庚庚立則豎矣豈得庚庚乎又案李斯篆庚字正如許慎則知陽水妄也
古 說文不順忽出也從倒子不孝子突出也陽水云疏流二字並從小古疏通流行也豈不順哉臣錯以為疏流非取不順蓋取出之速疾爾子之事父出必告今不順故忽然自出故速也水所言煩蕪今不復載之也
十 說文悟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枝出地臣錯以為說文十幹十二辰皆取象天地及氣之出入或取物之大者豈取半竹乎五字既陰陽交午此午則象陰之衝陽陽上冒而未徹矢亦象上射象射以徹春氣又五月草木並盛銜華載實者眾豈獨竹乎

戌

說文九月萬物畢成陽下入地從戊含一也五行土生於戌盛於戌從戊一聲陽水曰戌土也

一陽也陽氣入地一固非聲臣錯以為自與戌為聲不勞入地也

𠄎

說文曰二古上字一人男

一人女乙象懷子孩孩之形陽水曰古文本象豕形諸義穿鑿之爾豕古文亥從豕陽水曰本象豕減一畫爾篆文乃從二首六身臣錯以為二首六身正明所記史趙所言豈得謂之穿鑿蓋古之篆文文體互變謹按孔子家語子夏聞讀史三豕渡河知已誤為三亥誤為豕然則古文亥當作𠄎也及史趙所云亥有二首六身則為篆文𠄎矣杜預注云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則如筭之六也案士句云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矣今據李斯書亥字𠄎如此然則二畫豎則筭家之二萬上曲次之則似筭家之六千丁象筭家之六百又丁則筭家之隔

位六矣此蓋史趙以亥字布畫偶有此形因舉言之亦不言亥字之義則如許慎所說陽水妄非趙許不足言也臣錯以爲文字之義無出說文而古來學者眇能師尚輕薄之徒互矜字義六書既未能曉蒼雅曾不經懷蔡雍漢未碩學而云色絲爲絕殊不知絕字系旁爲刀刀下爲卩而況又不及蔡者乎魏祖以合爲人一口吳人云無口爲天有口爲吳曾不知吳從共梁武書貞字爲與上人取會嬉戲無顧經典矣庾肩吾方述書法乃云土力爲地隨文帝惡隨字爲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莫大焉殊不知隨從走是安步也而妄去之者豈非不學之故將亦天奪其明乎及顏元孫作干祿字書欲以訓世其從孫真卿書之于石而釐字改牙爲牙冕字轉冂爲白鄰正體也而謂之訛隣俗謬也反謂之正蓋爲病矣又國子司業張參作九經文字柶爲

古殺字而刊石作𠂔腦字𠂔旁𠂔轉寫者以𠂔在右乃作𠂔云𠂔字不亦䟽乎又圖識之興興于兩漢自唐堯申四岳之命箕子陳五行之書河圖洛書聖人則之此天所以陰隲下人而聖人知命之術也自仲舒劉向博極其學自餘諸子多非兼才其陳說圖識皆元契將來然離合文字本非其術至使所作符命文字皆俗體相兼顏之推論之詳矣又童謡識亦天所以告俗人或時之識占候者隨事而作以傳俗聞未可以文字言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況文字乎又點畫之法著自前聞蓋博物君子優游端粹援毫布墨寫其心素寬閑由其樂易精粹自其端平規旋矩折如中繩墨蕭何題署張芝章草筆迹輕重著在縑緗而後之學者棄本逐末爭求點畫之妙不測布置之由乃至刪除點畫加減隨意是有柢幹之才而不得棟宇之法豫章杞梓得無

枉屈之嘆乎目巧之室臣所不取又梁武帝觀鍾繇書云損補巧密臣以為損謂字闊則畫短間狹則點微補謂字狹則畫盈字疏則點壯爾古謂善結字者謂布置也點畫雖多善布置者不覺其密點畫雖少能結字者不見其疏此乃可稱爾若多則師心以減少則任意以增以求平滿則誰實不能事不師古亦臣所耻今文字可謂訛矣 陛下神衿勝氣獨冠皇流多才多藝俯宏小學以虞舜好問之德兼漢宣乙夜之勤蓋太山起於一拳巨海由乎一勺將禪事業無遺幽介臣亦何者而不上其所見哉

說文解字祛妄第三十六

說文解字類聚第三十七

繫傳三十七

文林郎守祕書省校書郎臣徐鉉撰

一一三三四五卯七八

九十百千

夫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昔伏羲氏繼天而興為百代倡德首於木天地之始也帝出于震萬物之原也於是始作易觀龜魚之文以畫八卦以類萬物之情龜象也筮數也八卦之畫書之原也是以一

二三皆數而畫之也積多則煩故自四皆象也四方之分故象天地之分五者午也故象交午者陰陽之爭也陰陽爭必伏故六象陽之入伏陰也伏而不已必升故七象陽之升也其出地也碩故衷曲也八亦陰也陰彌長無復陽故象陰之分別而已也九者陽之極也陽久則屈曲究竟放肆闡緩之象也十則數已終也四方具焉百者亦成數也故從一從白白詞語也千者數之彌大可舉也故從人持十爲干此數之略也

亦一可象可知

矣一會日一決

右皆詞也詞者語之助也始或先之終或送之聲之大者莫大乎雷息之火者莫大乎風風之飄飄或先之也

雷之隆隆將遣之也窒者汙者風之曲折也翕也激也氣之將轉也春秋曰於越入吳詩曰替不畏明皆語之先也語曰於從政乎何有騷曰山中人兮芳杜若此皆氣之轉也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語曰吾無隱乎爾此皆語之餘也文者心之圖以曲盡爲能也君子之言也舒其節也審聽其音息而知其意况聞其言乎聞其鳴嘆足以惑人之性况觀其行事乎是故周人觀晉使曰客容猛非祭焉而周公善聽不言之說也於者始也古之鳥字也異盛氣以發言也故象氣之鳥聚今試言鳥則氣自口出而分散且象



者詞言之

氣從鼻出與口相助故象口之氣左右出而上合也余也者亦辭之助故從之余者詞之必然猶云如此也若

禮曰鼎鼎尔猶尔在句之下故象入而一左



音枳者語已辭也故象口气下引之形在句
之外今試言只則下脣收而气下出而微也



者

詞之難若春秋曰公至河有疾乃復又曰郊牛之口傷
乃免牲皆中有事而改非便止故加乃以緩之容有謀

也故象气之出難今試
言乃則气緩而迂也



詞也故從口
出也與粵異粵於也上

有所連曰直發端而已故气自上出無所閱粵從舌
上閱於一也故虞書之首云曰若稽古帝堯帝舜也或

難曰洪範云曰雨曰霽豈是上無所連臣應之曰豈
得不然此先言卜五占用二總舉其綱紀然後別發端

云曰雨曰霽每一曰則文斷而自為首也粵於也故曰
粵若來三月皆連上文難者曰王延壽云粵若稽古帝

漢粵字豈有所連臣又應曰延壽之賦實模引尚書本
當作曰相承假借為粵非實字也舌者气欲舒出舌上

閱於一也古文以為兮字今或言舌則气出口而上其
聲上而不遠故欲舒而上閱也故今兮字從之兮者詞

之所考也若言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慎疑審事言必稽
考用駐其詞義近於粵在句之中語之曲折也今試言

兮則气越出而稽留故從舌上八八气之稽留也兮者
於也象气之舒舌從一象其气平今試言舌則其气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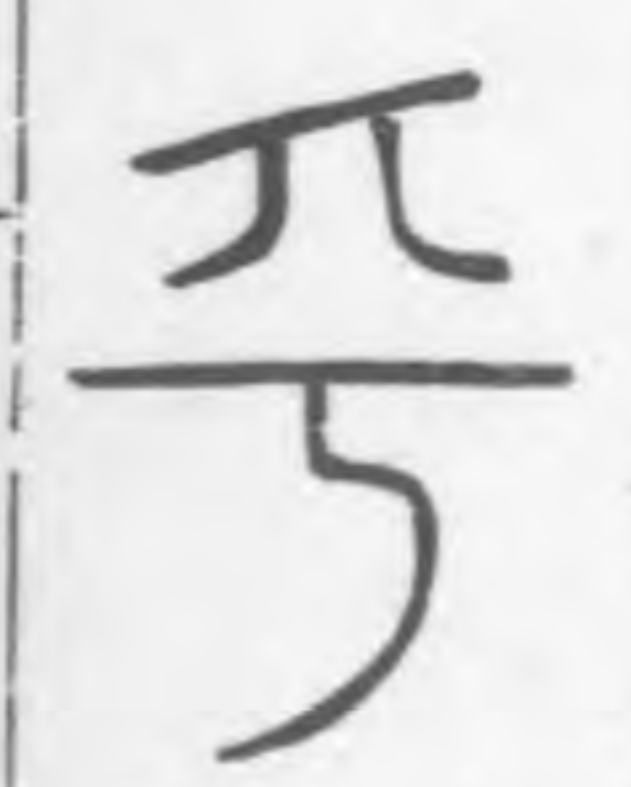
口鬱紆既口平直而往上若有所制也夫事無所疑則
直言舌若言嬪于虞謂已歷試降于虞無所疑也于時

言言于時語語言者室既處之而已亦無所疑也粵者
于之審慎也故書曰粵三日丁亥又曰粵若來三月君

子無易猶言將形於舌必隱於心外言粵以續其聲使
無斷絕心實內數其日月以言之也故從宀審字也又

曰亦越我武王又曰對越在天皆當作粵

借越字也粵者會意故無出口之象也



者語之餘

也若詩曰亶其然乎傳曰其是之謂乎在句之外今試言乎則聲出口而揚舉訃而大故号從号号者有所稽考乎者若有所疑問皆相類故号從号而復象气之越揚也

言可則其气自口而下
音訶則气舒而有闕今試

可肯也既可則聲暢而通也故可從口下以言可之也

也今試言曾則气直出口而分故象之也

從矢弋亦抽引之詞故從引省今試言弋則气直激而疾也

昔然矣語曰賓不顧矣皆事之訣絕無所奈何者也矢者亦所以訣絕不復返之意也今試言矢則气亦直而

出也凡此數者皆虛也

激去不返而尤疾也

之深非明者不能見故以口則易知也今試言知則气亦直而激也凡此數者皆虛也無形可象故擬其口气

之出入舒疾高下聚散以為之制也若夫

詞而象於箕云發語而本於气夫扶為民天之借焉有鳥鳥之名亦同人體為兼禹屬何為負僭斯則析

薪乙為蕙乙巳為蛇巳若此之類皆兼實名則取象自別也然則詞之虛立與實相扶物之受名依詞取義云

之出气則紛然雲撓其之發口則哆矣箕張推此求之餘可知矣此皆詞之類也

金 木 水 火 土 米

此六府也昔伏羲之卦文之初也蒼頡沮誦知結繩之
 不可以久也仰觀俯察始為文蓋皆象形此六者是也
 五行者天之五佐德之大者也故皆象之米人所以生也
 也故皆象之米人所以生也則無復詰屈而流故植象其凝
 也人所以衣也結之形也火則無變矣合抱之
 故專象之水之木之初也土為陰陰數二
 木生於豪末故木生於
 土三尺已上為壤三尺已下為土故土必重所以名土
 者吐也能生萬物故象二之有所出也金生於土左右
 注皆金也米者象左所以貴也此六者有形之
 右粟粒也不從於主而六者之孳益不可勝
 載也後之賢者隨義而益之故有字凡物之大者略已
 象之為文矣後之字皆孳合而為之亦不能及遠故也

是之謂六府之類也



夫地之所載土之自出



土之鎮也萬物之育也精氣之宅也故象之



出雲以利天下河潤九里餘三百步澤之大也故亦象之改邑不改井八家共井所以養也故

植象也



者山崖之可居也古始變穴居或依山而居重人之所居



亦同象之



亦宮室之象也此五者之孳化亦不可勝也是之謂地類也



夫仰則觀象於天日月是已

云雨

皆不獨存皆上屬於天雲象其決鬱回復於天

之下雨亦象其自雲而下也故植象之是之謂天類也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夫有生莫靈於人故手足皆象之

𠄎

亦象也覆者用爪仰則見掌故反爪為

𠄎

𠄎

亦象其冠帶之形

𠄎

人之日也

𠄎

人之體也

𠄎

人之元也故犒象之是之謂人類凡四者之類出之也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夫鳥者羽族之通名也中有植焉鳥日中之禽也感孝而至焉者知歲之所在歲者福也俚語曰干鳥噪則行人至然則祥鳥也燕者識啟閉之候鳳者百禽之長膺仁背義腹信翼順擇地而翔有德而下延首奮翼五光備舉詩曰鳳凰于飛翾翾其羽故象其羽翼森纚沃若之形也焉出江淮之際亦奇禽也則未知今為何鳥焉皆鳥之貴也故取象之是之謂羽羽族之屬凡羽族之類出之也

龍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龍者蟲之長也君子有比焉故從肉以象其神而飛騰撓弱不可制之象也

𠄎

者虫之別也故

之植象

𠄎

蟲之異也天生神物聖人用之故象其外骨之形魚水屬也大者千里未有知其修

者象其振鬣掉尾之形也虹天之氣也陰陽之表以生形似於虫水激陽亦能生之古今見者多言其有首尾非可貴也故附於虫霓者晡昧而疑於雲故附於雨是之謂水族之類凡此皆以水族之類出之也

牛 𠂔 羊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豕

牛者大物故曰一元大武犬所以守羊豕宗廟之牲也

𠂔

所服用也

豕

神物也

識不

𠂔

與牛羊特驚異視其解角以知其時故象之有

豕

爰爰獸之趨狡也以

豪為用

豕

毛族而穴處疑於蟲獸故謹而象之是謂獸類凡公者之類出之也

禾 來 禾 韭 艸 𠂔

禾者民之所貴也

來

麥也天降嘉種敬而象之

禾

者穀而異象其出土旁引蔓

韭

者菜之有益者也得氣之和故一種而久尚書曰包匭菁茅菁韭也

艸

者陰而含

陽非草非木故謹而象之竹叢生故並兩中籜籜葍茅也蓄蓄華赤者也連茹而生草之秀異故從艸以言其根連若行亦非植象之也是之謂禾竹之類凡禾竹之類出之也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十日者治

甲

象東北十三月之時陽始欲出正其體然上有所冒

乙

者

月之後軋然已出矣冒險而出其出難故乙然詰屈也

丙

為四月已出而內外皆炤炳然而正

門內外
之分也
其正身無所屈撓
為五月其體丁壯象
戊己
六為

月戊象居中五方相句絞相
成也已正身在中四顧望也
故象實之著乎枝
為七月萬物成實

也
無復象似萬物將收縮白露制物故取辛萬
為八月物已成而未熟陰氣未極陽氣未萌

物之見焦殺
若獲臯然也
者十月十一月之交也陰陽初
交壬象物之上下相交受也

者十二月之時也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土縮其
壤水收其潦故象水自四方流入內也此十幹

也
之類

子丑寅卯辰巳午
申酉戌亥

未申酉
戌亥

右十二次也
人含陽以生
者人之初也象陽之
初起於歲十一月
嬰兒
之象

也
為十二月陽氣彌長有為之時也天造草昧
建侯而不寧象人之手有為陽用力為之陰

用力以制之
皆象用乎也
為十三月陽謀成而出陰惡甚而
力擯之西伯戡黎之時耶故象陽

衝陰而出
上有冒也
為二月陽逾強陰不
能制故象陽開出也
為三月
陽氣長

而未盛無可以象故從乙乙物出也人人加功之
時也二上也星在上也二古上字上畫短下畫長

為聲此形
聲字也
為四月巳為蛇蛇之變化成
文章正陽之月文明之時故

象蛇形也

午

為五月陰之初生迤逆陽氣一地也人陽也一象陰出衝午之也

未

為六月草木盛於五月故聚畜百藥木氣之盛也味主在和五月木雖盛純陽而已味一而未和至六月得陰氣委殺乃盛成而有味故象之

申

為七月陰生三月矣三月一時陰體成矣成則自申固而收束

故象之

酉

為八月萬物負陰而抱陽陽氣將潛萬物隨之以入故象門之閉也與

也

同

戌

為九月陽氣將滅土生於戌盛於戌言陽將入於土也故從戌一亦象之

也

亥

為十月盛陰接陽細縕造精化育之象十一月而子生矣故象之也此十二支也故以配

日曰

亥

文

大地細縕萬物化生天感而下地感而上陰陽交泰萬物咸亨陽以經之陰以緯之天地經之人實緯之故曰經天緯地之謂文

說文解字類聚第三十七

說文解字錯綜卷第三十八

繫傳三十八

文林郎守祕書省校書郎臣徐鍇撰

昔聖人之作書也觀象於
天而生文觀變於陰陽而
爲字幽贊於神明而河出
圖洛出書極數於萬物而

秬粟降測實於幽冥而鬼
哭察於無聲著於無形曲
而因之隨而模之一而繩
之所以窮高遠而徹幽隱
者也止戈而爲武交修而
爲文武者救患於未萌文
者陶鈞於既成其治之大

乎君子曰作書者其知後
世之患乎其聖人之留神
乎君子人者若能修之善
人勉焉淫人聳焉故畫一
以極其本加二以致其變
屈曲究竟以盡其意孳而
允之以窮其機故萬物舛

形剛柔分情隆弛其德更
貿其迹一著於筆如置金
石刻於彝器罔敢或二故
定天下之糾紛成萬物之
精華者莫大於書非天下
之至精其孰能作之逝者
沒也來者進也沒則濺減

進則過溢往者著之來者
平之追往而迎來立中而
定之以爲萬世法非天下
之至正其孰能作之民心
不齊世變風移夸而自巧
以誣國寶器不中法謂之
悖道故立仁

音方

以爲器正

矩以爲工人君若能察之
大化得焉萬民一焉非天
下之大智其孰能作之是
以君子所樂而玩者文之
質也所取而馮者字之意
也以行事者取其義以作
器者尚其規故曰皿蟲爲

蠱反正爲乏非天下之至
神其孰能作之其稱名也
小其取義也大其著於人
也深精則簡麤則繁故人
獸異也精者象而麤者譬
故日月邱陵殊也古者聖
人之心在於書乎故著而

行之是以古之王者立中

而天下治正家而天下定

南面而治垂衣裳而已矣

蓋著於王也王字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人

君法之故背私而為公蓋

著於公也王者之道

廣覆兼愛無適也無莫也

蓋著於衣衣下覆二為上

者正身以出令蓋著於君

古文君為罔今為下者鞠

躬以事其上蓋著於臣身曲

之狀君子居於正故能久蓋

著於立天不能獨運地以

佐之君不能獨治臣以佐

之交修可否以成其德故

令出而不擁蓋著於行兩

相殺者所以立法也故

務於去惡去惡而善行矣

蓋著於刑刑從井古者制

器有象成象有矩蓋著於

工古者敬鬼神而遠之人

不易物惟德繫物故神不

享其珍而享其德無法則

煩煩則黷黷則無福蓋著

於巫巫從工古者制民畢

力於田蓋著於男其有德

則為官長正車服衣冠而

臨之蓋著於夫古之制以

其所所有易其所無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區而別之交

而不爭蓋著於市

市從止反

也止其中分界也

唯口出好興戎

尚口乃窮是以古之君子

信心而後行故令行而不

逆隱括而後語故語出而

遠應喋喋之辭君子慎之

蓋著於言

言從口辛

天得

一以成地得一以寧故天

地之動貞夫一者也古之

君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不捨書曰安汝止得一

而止之大中之道也蓋著
於正正者直也古之君子
一其心而事君夫子曰一
以貫之三代之所以直道
而行也蓋著於德與惠
字同古
之君子則天以臨民剛以
經之柔以緯之陽以繩之
陰以緝之寬以濟之猛以
糾之故文武之道一弛而
一張文陽而武陰蓋著於

明

明從日從月
陰陽之象也

說文解字錯綜卷第三十八

說文解字疑義卷第三十九

繫傳三十九

文林郎守祕書省校書郎臣徐鍇撰

古者文字少而民務寡是以古字多象形假借後代事繁字轉滋益形聲實象則不能紀遠故也始於八卦瞻天擬地日盈月虧山拔水曲金散土重木挺而上草聚而下皆象形也無形可載有勢可見則爲指事上下之別起於互對有下而上上名所以立有上而下下名所以生無定物也故立一而下上引之以見指歸故曰指事會意者人事也無形無勢取義垂訓故作會意載戢干戈殺以止殺故止戈則爲武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

之去食存信故人言必信無形可象無勢可指無意可
會故作形聲江河四瀆名以地分華岱五岳號隨境異
逶迤峻極其狀本同故立體於側各以聲韻別之六書
之中最為淺末故後代滋益多附焉屬類成字而復於
偏旁加訓博喻近譬故為轉注人毛七化音為老壽耆耄亦
老故以老字注之受意於老轉相傳注故謂之轉注義
近形聲而有異焉形聲江河不同灘溼各異轉注考老
實同妙好無隔此其分也五者不足則假借之古人簡
易之意也出令去聲所以使令平或長平於德或長上聲於
年皆可為長故因而假之若衣平在體為衣去巾平車
為巾去之類也此聖人制字之大倫而中古之後師有
愚智學有工拙智者據義而借令長之類是也淺者遠
而假之若山海經以俊為舜列子以進為盡也又有本
字湮沒假借獨行若春秋蒞盟本宜作隸今則為蒞省
者是也減媼之字本當從女今之媼字世所不行從便
則假借難移論義則宜有分別今於通釋之內各於本
注注之以省疑釋
滯成一家之說

刀金

案說文有劉瀏等字而無此字疑脫漏臣錯以
為介雅劉殺也尚書曰重我民無盡劉當云從

從刀鎠省聲

志

案說文有誌字而無此字亦脫
誤臣錯據詩序在心為志發言

為詩當云從心

羊

案說文埤字注云從土
駢省聲而無駢字亦脫誤

之聲當在心部

禾

案說文有稀蒠等字而無此字亦脫誤或疑稀
字從禾從父從巾皆象歷歷然稀疏兒蒠

亦未審也

崔

案說文有摧灌等字而無
此字此當是摧字之省也

說

崔乃崔之省

文有晚晚等字而無此字脫誤

由

案說文有油宙軸等字而無此字亦脫誤李陽冰云即缶字同

今按古有由字亦未審也

右據偏旁有之而諸部不見此蓋相承脫誤非著書之時本所無故記於此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𠏆 𠏇 𠏈 𠏉 𠏊 𠏋 𠏌 𠏍 𠏎 𠏏 𠏐 𠏑 𠏒 𠏓 𠏔 𠏕 𠏖 𠏗 𠏘 𠏙 𠏚 𠏛 𠏜 𠏝 𠏞 𠏟 𠏠 𠏡 𠏢 𠏣 𠏤 𠏥 𠏦 𠏧 𠏨 𠏩 𠏪 𠏫 𠏬 𠏭 𠏮 𠏯 𠏰 𠏱 𠏲 𠏳 𠏴 𠏵 𠏶 𠏷 𠏸 𠏹 𠏺 𠏻 𠏼 𠏽 𠏾 𠏿 𠐀 𠐁 𠐂 𠐃 𠐄 𠐅 𠐆 𠐇 𠐈 𠐉 𠐊 𠐋 𠐌 𠐍 𠐎 𠐏 𠐐 𠐑 𠐒 𠐓 𠐔 𠐕 𠐖 𠐗 𠐘 𠐙 𠐚 𠐛 𠐜 𠐝 𠐞 𠐟 𠐠 𠐡 𠐢 𠐣 𠐤 𠐥 𠐦 𠐧 𠐨 𠐩 𠐪 𠐫 𠐬 𠐭 𠐮 𠐯 𠐰 𠐱 𠐲 𠐳 𠐴 𠐵 𠐶 𠐷 𠐸 𠐹 𠐺 𠐻 𠐼 𠐽 𠐾 𠐿 𠑀 𠑁 𠑂 𠑃 𠑄 𠑅 𠑆 𠑇 𠑈 𠑉 𠑊 𠑋 𠑌 𠑍 𠑎 𠑏 𠑐 𠑑 𠑒 𠑓 𠑔 𠑕 𠑖 𠑗 𠑘 𠑙 𠑚 𠑛 𠑜 𠑝 𠑞 𠑟 𠑠 𠑡 𠑢 𠑣 𠑤 𠑥 𠑦 𠑧 𠑨 𠑩 𠑪 𠑫 𠑬 𠑭 𠑮 𠑯 𠑰 𠑱 𠑲 𠑳 𠑴 𠑵 𠑶 𠑷 𠑸 𠑹 𠑺 𠑻 𠑼 𠑽 𠑾 𠑿 𠒀 𠒁 𠒂 𠒃 𠒄 𠒅 𠒆 𠒇 𠒈 𠒉 𠒊 𠒋 𠒌 𠒍 𠒎 𠒏 𠒐 𠒑 𠒒 𠒓 𠒔 𠒕 𠒖 𠒗 𠒘 𠒙 𠒚 𠒛 𠒜 𠒝 𠒞 𠒟 𠒠 𠒡 𠒢 𠒣 𠒤 𠒥 𠒦 𠒧 𠒨 𠒩 𠒪 𠒫 𠒬 𠒭 𠒮 𠒯 𠒰 𠒱 𠒲 𠒳 𠒴 𠒵 𠒶 𠒷 𠒸 𠒹 𠒺 𠒻 𠒼 𠒽 𠒾 𠒿 𠓀 𠓁 𠓂 𠓃 𠓄 𠓅 𠓆 𠓇 𠓈 𠓉 𠓊 𠓋 𠓌 𠓍 𠓎 𠓏 𠓐 𠓑 𠓒 𠓓 𠓔 𠓕 𠓖 𠓗 𠓘 𠓙 𠓚 𠓛 𠓜 𠓝 𠓞 𠓟 𠓠 𠓡 𠓢 𠓣 𠓤 𠓥 𠓦 𠓧 𠓨 𠓩 𠓪 𠓫 𠓬 𠓭 𠓮 𠓯 𠓰 𠓱 𠓲 𠓳 𠓴 𠓵 𠓶 𠓷 𠓸 𠓹 𠓺 𠓻 𠓼 𠓽 𠓾 𠓿 𠔀 𠔁 𠔂 𠔃 𠔄 𠔅 𠔆 𠔇 𠔈 𠔉 𠔊 𠔋 𠔌 𠔍 𠔎 𠔏 𠔐 𠔑 𠔒 𠔓 𠔔 𠔕 𠔖 𠔗 𠔘 𠔙 𠔚 𠔛 𠔜 𠔝 𠔞 𠔟 𠔠 𠔡 𠔢 𠔣 𠔤 𠔥 𠔦 𠔧 𠔨 𠔩 𠔪 𠔫 𠔬 𠔭 𠔮 𠔯 𠔰 𠔱 𠔲 𠔳 𠔴 𠔵 𠔶 𠔷 𠔸 𠔹 𠔺 𠔻 𠔼 𠔽 𠔾 𠔿 𠕀 𠕁 𠕂 𠕃 𠕄 𠕅 𠕆 𠕇 𠕈 𠕉 𠕊 𠕋 𠕌 𠕍 𠕎 𠕏 𠕐 𠕑 𠕒 𠕓 𠕔 𠕕 𠕖 𠕗 𠕘 𠕙 𠕚 𠕛 𠕜 𠕝 𠕞 𠕟 𠕠 𠕡 𠕢 𠕣 𠕤 𠕥 𠕦 𠕧 𠕨 𠕩 𠕪 𠕫 𠕬 𠕭 𠕮 𠕯 𠕰 𠕱 𠕲 𠕳 𠕴 𠕵 𠕶 𠕷 𠕸 𠕹 𠕺 𠕻 𠕼 𠕽 𠕾 𠕿 𠖀 𠖁 𠖂 𠖃 𠖄 𠖅 𠖆 𠖇 𠖈 𠖉 𠖊 𠖋 𠖌 𠖍 𠖎 𠖏 𠖐 𠖑 𠖒 𠖓 𠖔 𠖕 𠖖 𠖗 𠖘 𠖙 𠖚 𠖛 𠖜 𠖝 𠖞 𠖟 𠖠 𠖡 𠖢 𠖣 𠖤 𠖥 𠖦 𠖧 𠖨 𠖩 𠖪 𠖫 𠖬 𠖭 𠖮 𠖯 𠖰 𠖱 𠖲 𠖳 𠖴 𠖵 𠖶 𠖷 𠖸 𠖹 𠖺 𠖻 𠖼 𠖽 𠖾 𠖿 𠗀 𠗁 𠗂 𠗃 𠗄 𠗅 𠗆 𠗇 𠗈 𠗉 𠗊 𠗋 𠗌 𠗍 𠗎 𠗏 𠗐 𠗑 𠗒 𠗓 𠗔 𠗕 𠗖 𠗗 𠗘 𠗙 𠗚 𠗛 𠗜 𠗝 𠗞 𠗟 𠗠 𠗡 𠗢 𠗣 𠗤 𠗥 𠗦 𠗧 𠗨 𠗩 𠗪 𠗫 𠗬 𠗭 𠗮 𠗯 𠗰 𠗱 𠗲 𠗳 𠗴 𠗵 𠗶 𠗷 𠗸 𠗹 𠗺 𠗻 𠗼 𠗽 𠗾 𠗿 𠘀 𠘁 𠘂 𠘃 𠘄 𠘅 𠘆 𠘇 𠘈 𠘉 𠘊 𠘋 𠘌 𠘍 𠘎 𠘏 𠘐 𠘑 𠘒 𠘓 𠘔 𠘕 𠘖 𠘗 𠘘 𠘙 𠘚 𠘛 𠘜 𠘝 𠘞 𠘟 𠘠 𠘡 𠘢 𠘣 𠘤 𠘥 𠘦 𠘧 𠘨 𠘩 𠘪 𠘫 𠘬 𠘭 𠘮 𠘯 𠘰 𠘱 𠘲 𠘳 𠘴 𠘵 𠘶 𠘷 𠘸 𠘹 𠘺 𠘻 𠘼 𠘽 𠘾 𠘿 𠙀 𠙁 𠙂 𠙃 𠙄 𠙅 𠙆 𠙇 𠙈 𠙉 𠙊 𠙋 𠙌 𠙍 𠙎 𠙏 𠙐 𠙑 𠙒 𠙓 𠙔 𠙕 𠙖 𠙗 𠙘 𠙙 𠙚 𠙛 𠙜 𠙝 𠙞 𠙟 𠙠 𠙡 𠙢 𠙣 𠙤 𠙥 𠙦 𠙧 𠙨 𠙩 𠙪 𠙫 𠙬 𠙭 𠙮 𠙯 𠙰 𠙱 𠙲 𠙳 𠙴 𠙵 𠙶 𠙷 𠙸 𠙹 𠙺 𠙻 𠙼 𠙽 𠙾 𠙿 𠚀 𠚁 𠚂 𠚃 𠚄 𠚅 𠚆 𠚇 𠚈 𠚉 𠚊 𠚋 𠚌 𠚍 𠚎 𠚏 𠚐 𠚑 𠚒 𠚓 𠚔 𠚕 𠚖 𠚗 𠚘 𠚙 𠚚 𠚛 𠚜 𠚝 𠚞 𠚟 𠚠 𠚡 𠚢 𠚣 𠚤 𠚥 𠚦 𠚧 𠚨 𠚩 𠚪 𠚫 𠚬 𠚭 𠚮 𠚯 𠚰 𠚱 𠚲 𠚳 𠚴 𠚵 𠚶 𠚷 𠚸 𠚹 𠚺 𠚻 𠚼 𠚽 𠚾 𠚿 𠛀 𠛁 𠛂 𠛃 𠛄 𠛅 𠛆 𠛇 𠛈 𠛉 𠛊 𠛋 𠛌 𠛍 𠛎 𠛏 𠛐 𠛑 𠛒 𠛓 𠛔 𠛕 𠛖 𠛗 𠛘 𠛙 𠛚 𠛛 𠛜 𠛝 𠛞 𠛟 𠛠 𠛡 𠛢 𠛣 𠛤 𠛥 𠛦 𠛧 𠛨 𠛩 𠛪 𠛫 𠛬 𠛭 𠛮 𠛯 𠛰 𠛱 𠛲 𠛳 𠛴 𠛵 𠛶 𠛷 𠛸 𠛹 𠛺 𠛻 𠛼 𠛽 𠛾 𠛿 𠜀 𠜁 𠜂 𠜃 𠜄 𠜅 𠜆 𠜇 𠜈 𠜉 𠜊 𠜋 𠜌 𠜍 𠜎 𠜏 𠜐 𠜑 𠜒 𠜓 𠜔 𠜕 𠜖 𠜗 𠜘 𠜙 𠜚 𠜛 𠜜 𠜝 𠜞 𠜟 𠜠 𠜡 𠜢 𠜣 𠜤 𠜥 𠜦 𠜧 𠜨 𠜩 𠜪 𠜫 𠜬 𠜭 𠜮 𠜯 𠜰 𠜱 𠜲 𠜳 𠜴 𠜵 𠜶 𠜷 𠜸 𠜹 𠜺 𠜻 𠜼 𠜽 𠜾 𠜿 𠝀 𠝁 𠝂 𠝃 𠝄 𠝅 𠝆 𠝇 𠝈 𠝉 𠝊 𠝋 𠝌 𠝍 𠝎 𠝏 𠝐 𠝑 𠝒 𠝓 𠝔 𠝕 𠝖 𠝗 𠝘 𠝙 𠝚 𠝛 𠝜 𠝝 𠝞 𠝟 𠝠 𠝡 𠝢 𠝣 𠝤 𠝥 𠝦 𠝧 𠝨 𠝩 𠝪 𠝫 𠝬 𠝭 𠝮 𠝯 𠝰 𠝱 𠝲 𠝳 𠝴 𠝵 𠝶 𠝷 𠝸 𠝹 𠝺 𠝻 𠝼 𠝽 𠝾 𠝿 𠞀 𠞁 𠞂 𠞃 𠞄 𠞅 𠞆 𠞇 𠞈 𠞉 𠞊 𠞋 𠞌 𠞍 𠞎 𠞏 𠞐 𠞑 𠞒 𠞓 𠞔 𠞕 𠞖 𠞗 𠞘 𠞙 𠞚 𠞛 𠞜 𠞝 𠞞 𠞟 𠞠 𠞡 𠞢 𠞣 𠞤 𠞥 𠞦 𠞧 𠞨 𠞩 𠞪 𠞫 𠞬 𠞭 𠞮 𠞯 𠞰 𠞱 𠞲 𠞳 𠞴 𠞵 𠞶 𠞷 𠞸 𠞹 𠞺 𠞻 𠞼 𠞽 𠞾 𠞿 𠟀 𠟁 𠟂 𠟃 𠟄 𠟅 𠟆 𠟇 𠟈 𠟉 𠟊 𠟋 𠟌 𠟍 𠟎 𠟏 𠟐 𠟑 𠟒 𠟓 𠟔 𠟕 𠟖 𠟗 𠟘 𠟙 𠟚 𠟛 𠟜 𠟝 𠟞 𠟟 𠟠 𠟡 𠟢 𠟣 𠟤 𠟥 𠟦 𠟧 𠟨 𠟩 𠟪 𠟫 𠟬 𠟭 𠟮 𠟯 𠟰 𠟱 𠟲 𠟳 𠟴 𠟵 𠟶 𠟷 𠟸 𠟹 𠟺 𠟻 𠟼 𠟽 𠟾 𠟿 𠠀 𠠁 𠠂 𠠃 𠠄 𠠅 𠠆 𠠇 𠠈 𠠉 𠠊 𠠋 𠠌 𠠍 𠠎 𠠏 𠠐 𠠑 𠠒 𠠓 𠠔 𠠕 𠠖 𠠗 𠠘 𠠙 𠠚 𠠛 𠠜 𠠝 𠠞 𠠟 𠠠 𠠡 𠠢 𠠣 𠠤 𠠥 𠠦 𠠧 𠠨 𠠩 𠠪 𠠫 𠠬 𠠭 𠠮 𠠯 𠠰 𠠱 𠠲 𠠳 𠠴 𠠵 𠠶 𠠷 𠠸 𠠹 𠠺 𠠻 𠠼 𠠽 𠠾 𠠿 𠡀 𠡁 𠡂 𠡃 𠡄 𠡅 𠡆 𠡇 𠡈 𠡉 𠡊 𠡋 𠡌 𠡍 𠡎 𠡏 𠡐 𠡑 𠡒 𠡓 𠡔 𠡕 𠡖 𠡗 𠡘 𠡙 𠡚 𠡛 𠡜 𠡝 𠡞 𠡟 𠡠 𠡡 𠡢 𠡣 𠡤 𠡥 𠡦 𠡧 𠡨 𠡩 𠡪 𠡫 𠡬 𠡭 𠡮 𠡯 𠡰 𠡱 𠡲 𠡳 𠡴 𠡵 𠡶 𠡷 𠡸 𠡹 𠡺 𠡻 𠡼 𠡽 𠡾 𠡿 𠢀 𠢁 𠢂 𠢃 𠢄 𠢅 𠢆 𠢇 𠢈 𠢉 𠢊 𠢋 𠢌 𠢍 𠢎 𠢏 𠢐 𠢑 𠢒 𠢓 𠢔 𠢕 𠢖 𠢗 𠢘 𠢙 𠢚 𠢛 𠢜 𠢝 𠢞 𠢟 𠢠 𠢡 𠢢 𠢣 𠢤 𠢥 𠢦 𠢧 𠢨 𠢩 𠢪 𠢫 𠢬 𠢭 𠢮 𠢯 𠢰 𠢱 𠢲 𠢳 𠢴 𠢵 𠢶 𠢷 𠢸 𠢹 𠢺 𠢻 𠢼 𠢽 𠢾 𠢿 𠣀 𠣁 𠣂 𠣃 𠣄 𠣅 𠣆 𠣇 𠣈 𠣉 𠣊 𠣋 𠣌 𠣍 𠣎 𠣏 𠣐 𠣑 𠣒 𠣓 𠣔 𠣕 𠣖 𠣗 𠣘 𠣙 𠣚 𠣛 𠣜 𠣝 𠣞 𠣟 𠣠 𠣡 𠣢 𠣣 𠣤 𠣥 𠣦 𠣧 𠣨 𠣩 𠣪 𠣫 𠣬 𠣭 𠣮 𠣯 𠣰 𠣱 𠣲 𠣳 𠣴 𠣵 𠣶 𠣷 𠣸 𠣹 𠣺 𠣻 𠣼 𠣽 𠣾 𠣿 𠤀 𠤁 𠤂 𠤃 𠤄 𠤅 𠤆 𠤇 𠤈 𠤉 𠤊 𠤋 𠤌 𠤍 𠤎 𠤏 𠤐 𠤑 𠤒 𠤓 𠤔 𠤕 𠤖 𠤗 𠤘 𠤙 𠤚 𠤛 𠤜 𠤝 𠤞 𠤟 𠤠 𠤡 𠤢 𠤣 𠤤 𠤥 𠤦 𠤧 𠤨 𠤩 𠤪 𠤫 𠤬 𠤭 𠤮 𠤯 𠤰 𠤱 𠤲 𠤳 𠤴 𠤵 𠤶 𠤷 𠤸 𠤹 𠤺 𠤻 𠤼 𠤽 𠤾 𠤿 𠥀 𠥁 𠥂 𠥃 𠥄 𠥅 𠥆 𠥇 𠥈 𠥉 𠥊 𠥋 𠥌 𠥍 𠥎 𠥏 𠥐 𠥑 𠥒 𠥓 𠥔 𠥕 𠥖 𠥗 𠥘 𠥙 𠥚 𠥛 𠥜 𠥝 𠥞 𠥟 𠥠 𠥡 𠥢 𠥣 𠥤 𠥥 𠥦 𠥧 𠥨 𠥩 𠥪 𠥫 𠥬 𠥭 𠥮 𠥯 𠥰 𠥱 𠥲 𠥳 𠥴 𠥵 𠥶 𠥷 𠥸 𠥹 𠥺 𠥻 𠥼 𠥽 𠥾 𠥿 𠦀 𠦁 𠦂 𠦃 𠦄 𠦅 𠦆 𠦇 𠦈 𠦉 𠦊 𠦋 𠦌 𠦍 𠦎 𠦏 𠦐 𠦑 𠦒 𠦓 𠦔 𠦕 𠦖 𠦗 𠦘 𠦙 𠦚 𠦛 𠦜 𠦝 𠦞 𠦟 𠦠 𠦡 𠦢 𠦣 𠦤 𠦥 𠦦 𠦧 𠦨 𠦩 𠦪 𠦫 𠦬 𠦭 𠦮 𠦯 𠦰 𠦱 𠦲 𠦳 𠦴 𠦵 𠦶 𠦷 𠦸 𠦹 𠦺 𠦻 𠦼 𠦽 𠦾 𠦿 𠧀 𠧁 𠧂 𠧃 𠧄 𠧅 𠧆 𠧇 𠧈 𠧉 𠧊 𠧋 𠧌 𠧍 𠧎 𠧏 𠧐 𠧑 𠧒 𠧓 𠧔 𠧕 𠧖 𠧗 𠧘 𠧙 𠧚 𠧛 𠧜 𠧝 𠧞 𠧟 𠧠 𠧡 𠧢 𠧣 𠧤 𠧥 𠧦 𠧧 𠧨 𠧩 𠧪 𠧫 𠧬 𠧭 𠧮 𠧯 𠧰 𠧱 𠧲 𠧳 𠧴 𠧵 𠧶 𠧷 𠧸 𠧹 𠧺 𠧻 𠧼 𠧽 𠧾 𠧿 𠨀 𠨁 𠨂 𠨃 𠨄 𠨅 𠨆 𠨇 𠨈 𠨉 𠨊 𠨋 𠨌 𠨍 𠨎 𠨏 𠨐 𠨑 𠨒 𠨓 𠨔 𠨕 𠨖 𠨗 𠨘 𠨙 𠨚 𠨛 𠨜 𠨝 𠨞 𠨟 𠨠 𠨡 𠨢 𠨣 𠨤 𠨥 𠨦 𠨧 𠨨 𠨩 𠨪 𠨫 𠨬 𠨭 𠨮 𠨯 𠨰 𠨱 𠨲 𠨳 𠨴 𠨵 𠨶 𠨷 𠨸 𠨹 𠨺 𠨻 𠨼 𠨽 𠨾 𠨿 𠩀 𠩁 𠩂 𠩃 𠩄 𠩅 𠩆 𠩇 𠩈 𠩉 𠩊 𠩋 𠩌 𠩍 𠩎 𠩏 𠩐 𠩑 𠩒 𠩓 𠩔 𠩕 𠩖 𠩗 𠩘 𠩙 𠩚 𠩛 𠩜 𠩝 𠩞 𠩟 𠩠 𠩡 𠩢 𠩣 𠩤 𠩥 𠩦 𠩧 𠩨 𠩩 𠩪 𠩫 𠩬 𠩭 𠩮 𠩯 𠩰 𠩱 𠩲 𠩳 𠩴 𠩵 𠩶 𠩷 𠩸 𠩹 𠩺 𠩻 𠩼 𠩽 𠩾 𠩿 𠪀 𠪁 𠪂 𠪃

之類隨事立制同於圖畫非文字之常也然而愚智不
同師說或異豪端曲折不能不小有異同許慎所解解
其義也點畫多少皆案程式李斯小篆隨筆增減所謂
秦文或字體或與小篆為異其中亦多云此篆文此古
文是也如衣之類

本從
三屬

本從到亡皆本
如此而小篆引

筆乃有小異而李陽冰一改之使依秦刻石不亦疏乎
今有所書寫則可依秦文者依之至於連篇按部一歸
之說文本體故臣所書字體與小篆不異者或依小篆
如音字中畫本直小篆止偃之類其陽冰所說與說文
乖異者並入祛妄篇又穆天子傳山海經諸子所有異
字本皆篆體相承隸書重純馳謬未始有極古文尚書
足以證矣既未可深攷所不取焉五體之外漢魏已來
縣鍼倒籛偃波垂露之類皆字體之外飾造者可述而

齊蕭子良王融韋仲將庾元威之徒隨意增益妄施小巧
以異為博以多為貴至於宋景之史秋胡之妻皆令撰
書厚誣前人以成已學是以王融作七國時書皆成隸
字其為虛誕不言可明是以一百二十文體臣所不敢
也言

說文解字疑義卷第三十九

說文解字系述卷第四十

繫傳四十

文林郎守祕書省校書郎臣徐鍇撰

說文之學遠矣時歷九代
年移七百保氏弛教學人
墮業聖人不作神旨幽沫
故臣附其本書作通釋第

一至三十

分部相屬因而繹之觸類
而長之以究竟天下之事
久則不昭昧則無次抽其
緒作部叙第三十一至三
十二

文字者聖人之所以極深

而研幾也天地日月之經

也忠孝仁義之本也朝廷

上下之法也禮樂法度之

規也人君能明之立四極

包四海之道也人臣能明

之事君理下之則也字別

有義具之則繁汭流索潤

以反其原舉其要作通論
三十三至三十五

字指澄深學者不曉譏者
皆妄作祛妄第三十六

稟受有義朋友有羣譬諸
草木區別是分萬類紛糅
不相奪倫作類聚第三十

七

文有不得盡言言有不得
盡意曼者失真拘者多滯
或同或異推極其情皦如
也繹如也以成作錯綜第
三十八

書闕簡脫傳者異詞述者

不明後人洞疑作疑義第
三十九

昔在伏羲設卦興統

去聲

黃

帝作書蒼頡沮誦周宣中

興史籀是承爰及許慎維

網振繩勒成一家大義以

宏傳非其人訛偽相仍聖

皇紹祚粵若稽古通幽洞

冥萬物咸覩實生下臣是

經是綸作系述第四十

說文解字繫傳卷第四十

熙寧己酉冬傳監察王

聖美本翰林祇候劉允

恭等篆子容題府時領少

定天下印文允
恭等案吏也

司農南齊再看舊闕二

十五三十共二卷俟別

求補寫

嘉祐中予編定集賢書籍

暇日因往見樞相宋鄭公

謂予曰知君校中祕書皆

以文字訂正此正校讎之

事也又曰文字之學今世

罕傳說文之外復得何書

予以徐公繫傳為對公曰

某少時觀此未以爲奇其
後兄弟留心字學當世所
有之書訪求殆遍其間論
議曾不得徐公之彷彿其
所據以今所得校之十
不及其五六誠該洽無比
也又問予曰小徐學問文
章才敏皆優於其兄而後
人稱美出其兄下何耶予
曰信如公言所以然者楚
金仕江左少年早卒鼎臣
歸朝公卿皆與之遊士大
夫從其學者亦衆宜乎名
高一時也公再三見賞相

謂曰君之評論精詣如此
當書錄以遺異日修史者
不能出此說也因校此書
畢追思公言聊志諸卷末
已酉十二月十五日子容
題

余暇日整比三館亂書
得南唐徐楚金說文繫
傳愛其博洽有根據而
一半斷爛不可讀會江
西漕劉文潛以書來言
李仁甫託訪此書乃從
葉石林氏借得之方傳

錄未竟而余有補外之
命遂令小子槩於舟中
補足是本得於蘓魏公
家而訛舛尚多當是未
經也乾道癸巳十

月廿四日尤袤題

跋
南唐內史徐鍇楚金以博洽
著名江左典兄鉉並稱其後
鼎臣歸宋名乃過於小徐耳
內史精小學最有功於許氏
說文著韻譜及繫傳韻譜以
聲韻區分便檢閱鼎臣為之

序通釋繫傳凡四十卷考據
尤為精核然在宋時已多舛
闕較韻譜之顯於學官者大
不侔矣淑慕想有年幸逢

聖朝文治光昭館閣四庫淑

得其諸賢士大夫游獲見繫
傳稿本愛而欲廣其傳因合

舊鈔數本校錄付梓其相沿
傳寫既久無善本可稽者不
敢以臆改也刻既竣工爰贅
數語於後時乾隆壬寅巧月
古歛汪啓泚跋

儀徵阮元俗觀



說文解字繫傳附錄

馬令南唐書



徐錯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于江左錯第進士累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鉉錯兄弟俱參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錯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錯為序君臣上下互為貴飾儒者榮之錯以開寶八年卒于金陵城中卒之踰月南唐亡

陸游南唐書

徐錯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字德文風流淹雅故唐乾符中進

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休來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
言其二又詞即名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梁蔣
元暉洋為其佐延休棄去依鍾傳于洪州吳取江西得延休仕
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二子鉉錯遂家廣陵錯四歲而孤母方
教鉉就學未暇及錯錯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
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錯恥之杜門不求仕進
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錯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于烈
祖未久用而烈祖殂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
室時殷宗義為學士草軍書用事謬誤錯竊議之宗義方得君
誣奏錯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餘詔還授右拾遺集賢殿直學
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為巡撫使重忤權要以
秘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才復名為虞部員外郎後主立
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
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事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錯
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錯乃詣簡言簡言從
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竝居清要亦物忌太
甚不若少遲之錯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詞皆錯所為
錯大喜乃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錯意也歸以告鉉鉉嘆曰汝癡

絕乃為數閔歌換中書舍人乎錯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
所製文命為之序士以為榮錯酷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少輟
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錯一一
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託如此既久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莫不
出少精小學故所讐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于
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為天下冠錯力居多後主嘗歎曰羣臣勤
其官皆如徐錯在集賢吾何憂哉李穆來使見錯及鉉嘆曰二
陸之流也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
多難當先才錯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
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錯憂憤鬱鬱得疾謂家人曰吾今
乃免為俘虜矣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曰
文著說文通釋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
數百卷錯卒逾年江南見討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者

宋史文苑傳

附徐鉉傳

錯字楚金四歲而孤母方教鉉未暇及錯能自知書李景見其
文以為秘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
年五十五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嘆曰二陸不能及也錯
所著有文集家傳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云

吳氏任臣十國春秋 徐錯傳

著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說文通釋四十六卷

按通釋即繫傳
篇名誤分為二

方

輿記一百三十卷又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若干卷先是宋師伐江南金陵將陷有夢四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篋簸物散落如豆著地皆成人或問之對曰此當死于難者後見一金紫貴人墜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異之及旦則聞錯死矣

江氏少虞皇朝事實類苑

唐末文籍亡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鍇中朝郭忠恕此三人信其博也鍇為說文繫傳忠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頗留意

宋景文筆記

徐鉉徐鍇中朝郭忠恕先此三人信其博也鍇為說文繫傳忠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頗留意予頃請刻篆楷二體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葉氏夢得石林燕語

宋元憲公嘗問蘇魏公徐鍇與鉉學問該洽畧相同而世獨稱鉉何也魏公言鍇仕江南早死鉉得歸本朝士大夫從其學者

衆故得大其名爾元憲兄弟好論小學得錯所作說文繫傳而愛之每欲為發明得蘇論喜曰二徐未易分優劣要以是別之異時修史者不可易也余頃從蘇借繫傳蘇語及此亦自志於繫傳之末

魏氏了翁渠陽雜鈔

繫傳四十卷今行于世者每說文解字一卷釐為二卷共二十八卷朱翱反切不用孫愐唐韻通釋部叙通論等十二卷為許氏義疏亦自有益

李氏燾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序

大厯間李陽冰獨以篆學得名更刊定說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雍熙三年錯兄鉉初承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同源果無異派歟錯亡恙時鉉苦許氏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因令錯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為錯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大息蓋嘗謂小

學放絕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為宗而鉉錯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冰林罕郭忠恕等輩俱當收拾採掇聚為一書使學者復覩純全似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

樓氏鑰復古編序

許叔重著說文解字垂範千載李陽冰中興斯文于唐若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學楚金在江南既為通釋部叙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總謂之繫傳又著韻譜備矣

陳氏振孫直齋書錄題解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錯楚金撰為通釋三十篇部叙二篇通論三篇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篇錯至集賢學士右內史舍人不及歸朝而卒錯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而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錯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

王氏應麟玉海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錯楚金傳釋朱翱反切按錯通釋一至三十部叙三十一至三十二通論三十三至三十五祛妄三十六類聚三十七錯綜三十八疑義三十九系述四十今亡弟二十五卷

崇文目錯以許氏學廢推源析流演究其文作四十篇近世言

小學惟錯名家

錯集通釋三十篇四十卷

困學紀聞

徐楚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叙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

等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行減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

學者以許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于石林葉

氏蘇魏公本也

虞氏集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偶明說文之學著為繫傳其後若吳興張

謙仲著復古編亦號簡要

吾邛氏衍學古編

徐錯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當與許氏本相參首卷上部分六

書甚詳末卷辨陽冰差誤

劉氏有定衍極注

唐李騰說文字源宋徐錯韻譜通釋等書皆說文之羽翼也

周氏伯琦六書正譌序

許氏慎呂賈逵之學集古籀斯雄之跡為說文解字十四篇上之學者始見全書焉然而隸書行之已久八分行草紛然迭出

說文解字繫傳附錄
事章句者傳訓詁工詞藻者資聲韻日趨便易本源漸失矣猶幸許氏之書獨存學者有所據依李陽冰附新義以廣其旨徐鉉增反切呂明其音鉉弟錯撰通釋以衍其義雖或辨其舛戾而猶淆以俗體

戴氏何六書故

外史失官而六書繆亂隸楷日滋而篆籀堙沒向微許氏說文文字之本幾於影滅而迹絕矣至於今而猶有考焉者許氏之功也吾先人教學文者必先六書學六書者必考於說文顧其書牽復於絕學之後裁成於一人之手猶未免有遺懼文字之所不可無者或見於注說及他偏旁或一字而再見遺逸重復蓋多有之徐騎省兄弟不能補正乃曲為之說殆類杜氏之於左氏何氏之於公羊氏也

陶氏宗儀書史會要

徐鉉字楚金鉉弟仕南唐內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錯亦善篆書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為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鉉序其首錯又集通釋四十篇暢許氏之元旨正陽冰之新義皆說文之羽翼也

宋氏濂篆韻集鈔序

夫自宓犧命子襄為飛龍氏造為六書至黃帝時倉頡從而行之世相授受文字孳育周因建外史以掌其事秦漢以來官廢弗設遂致譌謬失真許氏竊患之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兼攷之于賈逵然後集為說文之書當是時去古猶近遺文宜可徵故其說最有據依所謂部端五百餘字蓋倉頡篇云嗚呼向非許氏六書之學其不微且絕耶李陽冰生于唐代去許氏則遠矣雖號宗其書輕肆臆說妄加排斥內史頗以為恨作繫傳四十卷而反正之謂之傳者欲尊之如經也內史之後唯吳興道士張有尊之之意畧同許氏之學遂如金科玉條為

世之法程

吳氏當六書正譌後叙

後漢許叔重氏為說文解字頗存古訓然專用小篆其義間失之鑿唐三百年以篆名家惟李當塗而已於六書之旨無聞焉宋初徐騎省兄弟始宗許氏之說攷辨推廣

說文本多愷令所加雲勝取注

宋僧

楚金所繫今皆遺失固當因

他書搜集之備參考也

趙氏宦光說文長箋

說文先後之次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許氏本未始有說或賈逵

說文解字繫傳附錄
成按亦未可知徐氏兄弟留心此道解釋說文五百四十部始一終亥如珠璣貫絲索不令蔓無統紀即未能悉得賈許本旨亦未必詞無強訓遡唐至漢世代孔邇或有所稟不皆鑿說也徐氏繫傳各篇其通釋已亡惟存其目或者即叔重十五篇釐為二十八并叙為三十卷似矣其部叙則叙卦之法以五百四十部為母珠中多彊說又闕漏三十餘字顛倒二三節余為悉攷說文元本補竄且省其詞不為勉通以傳疑焉詳其文勢當通篇勻寫後之淺夫截作大小篆真二體遂譌不成讀曾覓宋本相同此失知錯亂已久其通論亦同前失其祛妄先已言之不贅若類聚錯綜疑義三篇可毋閱也首所載許氏叙表等文比它本校詳不似說文韻譜二家謬畧

胡氏震亨唐音統籤

徐鍇字楚金廣陵人起家元宗朝後主以為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酷嗜讀書博記精小學工詩文與兄鉉齊名列近侍時方晉之二陸而鍇獨於江南未破前病卒自幸得免俘虜云

陳氏瑚王子石隱說文論正序

叔重以後為六書之學者無慮數百家其為失也可得而言信

古太過守其前說不敢變通以求原本其失則拘如徐鍇繫傳之屬是也

凌氏迪知萬姓統譜

徐鍇鉉弟南唐時舉進士累官集賢殿學士宋李穆使江南見鉉及鍇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所著有說文通釋方輿記

錢氏曾讀書敏求記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簡端題云文林郎守秘書省校書郎臣徐鍇傳釋蓋楚金仕江左是書曾經進覽故結銜如此嘉祐中宋鄭公曰繫傳該洽無比小徐學問文章才敏皆優于其

兄何以後人稱道反出其兄下子容曰楚金少年早卒鼎臣歸朝後士大夫從學者衆宜乎名高一時鄭公歎賞之以為評論精詣今觀此書通釋三十卷部叙二卷通論三卷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卷而總名之繫傳者蓋尊叔重之書為經而自比于左氏之為春秋作傳也部叙究竟始一終亥之義祛妄直指陽冰之感參而觀之字學於焉集大成楚金真許氏之功臣矣惜乎流傳絕少世罕有觀之者當李巽岩時蒐訪歲久僅得七八闕卷誤字又無所是正而况後之學人年代寔遠何從覩其全本乎此等書應有神物呵護留心籍氏者勿謂述古書

庫中無驚人秘笈也

王氏士正補古夫于亭雜錄

宋景文筆記云顏之推說唐末文籍散亡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鍇中朝惟郭忠恕鍇為說文繫傳忠恕作汗簡佩觿愚按佩觿彙書有之汗簡今吳人汪立名得古本刻之甚古雅惟說文繫傳未見不知海內藏書家尚有傳之者否也然謂顏之推語則誤之推後魏黃門侍郎而預知南唐宋初事邪疑是傳寫之訛

徐氏堅重鈔說文繫傳序

秦燔書而文字亡許氏說文之作所謂廻狂瀾於既倒者也書中目錄五百四十字即仍皇頡十五篇之舊而分為諸部之首觀其部叙位置各有條貫自徐氏鍇說文韻譜出而許氏之旨晦然其兄鉉嘗謂聲韻區分便于檢討蓋非全書明矣至李氏燾乃割取說文字始東終甲編為四聲而名之為五音韻譜則是四聲五音之不分其謬已甚近今坊間行本所謂川本者不知出自何人即李氏所編削其序而逸其名強以許氏前後二序及徐鉉等進表雍熙三年牒並列于前名之曰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舛錯乖迤莫可窮詰前人著書之義漸滅無餘矣

及讀徐氏錯所撰繫傳一書而後許氏之旨暢然大明不惟始一終亥之次無容倒置且足徵韻譜之作乃其自成一書無有增損于許氏也其言約而盡宏而肆攷据典核淹貫博洽通論祛妄諸篇尤為殫心之作顧習之者少其書莫傳湮沒于塵埃灰燼者蓋不知凡幾矣按是書在熙寧時已有殘缺尤文簡公所謂在三館中得之一半斷爛不可讀乃從葉石林氏借得鈔本補足可知版本之亡久矣傳錄相承差誤日益脫落殘缺莫之或正噫古之所謂小學者乃今為絕學可慨也哉淮陰吳山夫王摺氏喜習六書學家貧不能致書嘗借鈔于諸相識中寒暑靡間哀然成帙人或有过而笑之者山夫不顧也予來淮之二年始得與之交有厚契時相過從間出是書相賞曰是得于吳郡薄君自昆者因其游裝匆促分遣諸弟子鈔錄其中錯譌脫落殆倍于原書時方從事金石存卒卒未暇正也予亟假閱倩人錄成適得汲古閣所鐫宋本說文解字是真徐鉉所校本也相與校勘字櫛句比疑竇乃生闕者補之譌者正之裨益之功蓋得十之三四至如楚金所述譌而無從正者仍之意同而文有小異者兩存之經傳雜呈丹鉛並進累旬而竣工乃序是書所得之由并附一隅之說如此試以質之山夫知不免邯鄲

之謂也

詩文解字繫傳附錄

十三



正